

# 「安納吉姆」計劃

●良 心

英國殖民主義者不僅在中印中緬邊界領土問 題上製造了很多歷史爭議,而且在與中美共同 抗日、反攻緬甸計劃上為一己之私製造了很多 麻煩,令中國軍隊延誤戰機,遭受更多傷亡。

攻佔緬甸使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進攻達 到了頂峰,而同盟國不但在亞洲一敗塗地, 在歐洲以及北非戰場也都陷入了困境。在這 樣的局面下,美國最擔心的是日本繼續保持 進攻的勢頭,無論向西進攻印度,還是向南 進攻澳大利亞,都會嚴重影響到同盟國的全 球戰略。必須牽制住日本,使之無力再展開 新的戰略進攻,而當時能牽制日本的只有中 國。所以美國陸軍部在緬甸失守之後馬上就 制訂了一項援助中國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前 提就是反攻緬甸,重新打通滇緬公路,以保 證給中國援助的通路暢通無阻。美國政府和 軍方從其全球戰略出發,一直鼓動和支持中 國反攻緬甸。美國認為,如果盟國不增加對 華援助,中國就可能對日本講和,使日本抽 出一些部隊南下,攻擊澳大利亞或印度,有 可能在中東與德國會師。所以美國建議於 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反攻收復緬甸。美 國總統羅斯福多次致電蔣介石,一再力促蔣 同意反攻緬甸。

英國作為緬甸的殖民統治者,本應最希望收 復緬甸,但英國當局始終以一種複雜的心理看 待反攻緬甸作戰。其真實原因是擔心中國軍隊 借助反攻重新進入緬甸,會影響英國在緬甸的 殖民利益。英國希望從海上打敗日本,英國可 以不戰而勝,冠冕堂皇地返回緬甸。所以英國 對反攻緬甸一直消極觀望,但由於美國堅持, 英國不便反對,於是就一再無理反覆,盡量敷 衍拖延。更加惡劣的是,為挽救北非危局,英 國首相丘吉爾無理要求美國將駐印度支持中國 滇西抗戰的第10航空隊調往北非,並調走一 部分駝峰航線上的運輸機,這讓中國抗戰軍需 雪上加霜。憤怒的蔣介石向羅斯福發出最後通

為了安撫蔣介石,羅斯福通過同盟國中國戰 區參謀長、中緬印戰區美國陸軍總司令史迪威 向蔣介石提出了反攻緬甸的設想,即「安納吉 姆」計劃。1942年8月,經美國協調,中美英 三盟國商定,將從緬甸撤至印度的中國遠征軍 組建為「中國駐印軍」,主要任務是協同盟軍 從印度反攻緬甸,打通中印公路(史迪威公 路) , 打破日軍對中國西南國際補給線的封 鎖。 蔣介石接受了羅斯福的建議,同意進行 緬甸戰役,但提出兩個條件:一是美國至少要 派陸軍一個師和足夠的空軍部隊提供有效的支 援,二是英國必須以足夠的海軍控制孟加拉 灣,以陸戰隊從仰光登陸。英國明確表示不歡 迎中國參與反攻收復緬甸。

經史迪威穿梭奔走,中美英三方到1942年 底才基本同意在1943年春季發動反攻,代號 就叫「安納吉姆」。反攻行動由三部分組成, 中國駐印軍從印度向緬北,中國遠征軍從雲南 向緬北,英軍從西向緬甸西海岸的若開。國民 黨政府軍令部為此要求國軍於1943年2月底以 前完成從滇西滇南向緬甸日軍發起攻擊的部 署。美國也決定增派6,000名勤務部隊到緬甸 執行築路和其他任務。可就在此時,英國又要 求取消反攻緬北計劃,理由是雨季裏無法向軍 隊運送補給。蔣介石得知英國又一次反覆,十 分惱怒,直接照會羅斯福,正式拒絕發動緬甸 戰役,並再次強調英國海軍不出動,中國就不 動手。羅斯福回電要蔣介石等他和丘吉爾在即 將舉行的開羅會議上做出最後決定。為了安撫 蔣介石,美國又加強了駝峰航線的運力,使空 運量有所提高,同時較大幅度增強了陳納德飛 虎隊的實力,將其升格為第14航空隊。

從1943年1月至8月,美英兩國首腦先後舉 行多次會議商討反攻緬甸的「安納吉姆」作 戰計劃。美國軍方堅決主張在1943年秋季發 動反攻緬甸的攻勢,因為美軍意識到通過太 平洋上的島嶼來進攻日本,其代價要比以中 國為基地來進攻日本大得多。英國在美國的 強壓下最終同意了反攻緬甸的「安納吉姆」 作戰。中美英三方確定戰役發起時間為1943 年11月至1944年5月,陸軍地面部隊以佔領 曼德勒為目標,海軍則以封鎖仰光為目標。

英國承諾將在反攻戰役中投入9個師,其中3 個師將向曼德勒進軍,5個師則進攻下緬甸。 中國保證在中國駐印軍從胡康河谷向密支那 進軍的同時,將投入10個師從滇西向密支 那、八莫進軍,這兩路人馬都可在10月底前 完成進攻準備。但是,英國又因在緬甸西南 部西海岸的「若開攻勢」遭到慘敗,要求停 止執行「安納吉姆」計劃。後來美英首腦又 決定緬甸的反攻日期延至1944年2月。蔣介 石據此日期在黃山舉行會議,決定1944年1 月15日開始反攻緬甸。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羅斯福、丘吉爾 在埃及開羅召開盟國首腦會議,蔣介石也應 邀參會。會議決定加速盟軍對日本的戰略反 攻;加大對華援助,按照「安納吉姆」計劃 反攻緬甸:由中國軍隊從中國雲南和印度兩 個方向以密支那為目標發動緬北攻勢。至此 反攻緬甸的「安納吉姆」計劃最終確定,但 計劃大大減輕了英國的軍事任務,基本由中 國承擔反攻緬甸北部的任務。開羅會議結束 後,羅斯福和丘吉爾又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 在伊朗德黑蘭舉行會議,討論開闢西歐第二 戰場和對日作戰等戰略問題。德黑蘭會議 後,英國又一次變卦,決定取消它在開羅會 議上承諾的緬甸南部的軍事行動,並游説取 得了羅斯福的默認。

蔣介石得知後怒不可遏,作為報復,堅決 拒絕將滇西的中國遠征軍(「Y」部隊)投入 反攻作戰。蔣介石在反攻緬甸問題上始終堅 持,中國全力支持反攻緬甸,但英美必須投 入相當兵力,特別是派遣海軍和空軍參戰。 如果英國海軍不在緬甸南部出動,中國絕不 派出一兵一卒進入緬北作戰。蔣介石的這一 立場,主要是出於厭惡英國屢次背棄盟友, 陷中國軍隊於絕境;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對中 國國內戰場形勢的考慮,當時內地國民黨主 力部隊正同日軍大會戰。 但是蔣介石同意 「X」部隊即中國駐印軍照原計劃繼續投入反 攻作戰,因為中國戰場急需打通中印公路, 打破日軍對中國的封鎖。



管淑平

## 葉落知秋

**須得是深秋,或是入了冬,卻又未到朔風怒號、萬物孤** 寂的時候。這時的風,是清冽的,帶着一種澄澈與利落 一陣風來,便有一陣疏疏落落的聲響。於是,你便瞧見它 們了——那一片、兩片,然後是無數片的落葉,從高高 的、已然疏朗的枝椏間,悠悠地蕩了下來。

它們並不着急趕路,彷彿不是奔赴一場命定的凋亡,倒 像是在半空裏,跳着生命最後的一支圓舞曲。打着旋,翻 着身,藉着風,忽高忽低地飄搖,將那從生到死的一段短 短路途,走得旖旎而從容。一葉落知天下秋,可落葉並不 是樹之生命的終結,而是一種告別。

記得中學時,在深秋的早晨,我在教室靠窗位置看到兩 位同學拿着掃帚去打掃操場上的落葉。他倆剛費盡氣力, 將四下裏金黃的葉子歸攏起來,正微微喘着氣,帶着些許 成就的歡喜時,一陣不大的風,只是頑皮地路過,原本掃 攏的落葉又四散開。而頭頂上,還有更多的葉子,不慌不 忙地,飄下來湊着熱鬧,彷彿在嘲笑一切都是徒勞。於 是,他們又將那些四散開的落葉慢慢掃回來。

那刻的我甚至覺得,那風很不近人情,說來就來,説走 就走了。如今又在秋風蕭瑟裏想起當初看到的一幕,卻很 受震撼,只因那些紛紛揚揚的落葉。漫天飛舞,隨風而 去,並不是哭泣着離開,倒像是在唱着一曲瀟灑的歌謠, 以何種姿態對待聚散別離。

見葉落,便不自覺想到生命的殞落,會生出無限感傷與 惆悵。這也是人之常情。可你若靜靜地看,細細地想,葉 子何嘗有過這些愁緒呢?一年年,春發,夏榮,秋凋,冬 寂,除了徹底的枯朽,什麼也阻不住這輪迴的腳步。它只 是兀自綠着,兀自黃着,又兀自落了,哪管你是否在注 視,又哪管你是悲是喜。我們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人心的

秋冬的風雖帶着冷冽,可這滿地的落葉卻給我們的視覺 帶來一種溫暖。你看那金黃,是沉澱了一整個夏季的陽 光;那火紅,是晚霞不慎跌落的碎片。它們厚厚地鋪着, 疊着,不像春夏的綠那般單薄,而是一種沉甸甸的、有質 感的暖意。生命的力量,不會隨着葉落而消逝,而是從高 處的招搖,轉化成了低處的,更為堅實的沉澱

歸於土壤的落葉,最後會將自己慢慢消融,一點點分 解,把所有的養分回饋給生它養它的母樹。這是一種靜默 的獻身和成全,是世上最深沉的愛意了。哪裏有什麼過而 無痕呢?誰能斷言,那來年枝頭冒出的一抹新綠,不是今 年秋冬掉落的落葉所化?誰又能知道,那葉脈的紋理間 不曾住着一個鮮活的精靈,此刻不過是收攏了翅膀,在大 地的懷抱裏靜靜安睡……



趙素仲

### 從诗经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七十二 宋周士以新蕈為惠並示佳句依韻和答

―強至(兩宋時期)



強至 宋周士以新蕈為 惠並示佳句依韻和答 食蕈由來勝茹芝, 十年此味望晴霓。 雕盤細簇春雲朵, 惠我殷勤助殺雞。 己亥初秋

強至,錢塘人。宋慶曆年間進士,被讚譽「為文簡古不從 俗丨,終祠郎中。有《祠部集》傳世。強至詩詞多寫蔬菜,寫櫻 桃有數首。此詩則描寫菌類食品。菌古稱為蕈,是古今中外人士 都喜愛的食品。蕈、菌類繁多、名貴的有黑松露、白松露、大眾 化的有香菇、雪耳、木耳、雲耳。原來中國在宋代已揣摩到人工 栽培菌類方法,到清代中葉,技術已得到普及和推廣。到了今 日,菌類的培植更加大放異彩,但野生的菌類和人工培植在味覺 上還是有很大分別。近年,羊肚菌開始為我們所熟悉,價格雖仍 不菲,但比起初上市時已下降很多,最近買得野生羊肚菌,香味 比人工栽培的濃很多,體積不及培植的一半,價格卻是培植的一 倍,但還是物有所值。

羊肚菌,又名草笠竹,於1818年被發現。外形既像蜂巢,也像 羊肚,因而得名。羊肚菌近年已大量人工培植,陝西、湖南、四 川、貴州、甘肅、青海、西藏等地都有野生及人工培植的羊肚 菌。我有三種羊肚菌的食法,都是簡單又養生:一是將羊肚菌洗 淨,泡浸約半小時,連水一起用機打碎,鋪在切件且已抹乾的水 豆腐上,灑上葱花,下鹽、生油,隔水蒸約8分鐘即可。二是將羊 肚菌洗淨泡浸後,抹乾水分,鋪在碟底,放上已斬件且用生抽略 撈醃的雞件,加入薑、葱,隔水蒸約15分鐘。三是將肉碎或蝦膠 釀入已泡浸剖開一半的羊肚菌內,可放入雜菜湯內滾熟,也可放 入火鍋中享用。



背夾子,又叫背架子,是四川農村的一種農 具,過去使用的人很多,現在已很少見到了。

素仲配畫

製作背夾子很簡單,找兩根一米左右的結實木 後,靠背部的地方用又薄又細的篾條編織好,前 面繫上兩根用棕絲做的背繩,頂端挽着兩根長 繩,一副背夾子就大功告成。

別看背夾子簡單,在農村卻很實用。農人用它 來背柴火、背糧食、背稻草、背木頭,可以節省 很多體力。童年時的故鄉洪雅牟河壩,背夾子可 以説是一個家庭最常見的運輸工具。

和背兜相比,背夾子可以盛裝更多的物件。特 別是背稻草時,將一堆又一堆曬乾的稻草放在背 夾子上,後面用頂端那兩根長長的繩子從頭到尾 把稻草繫好,背在背上,因稻草太多太高,人只 好彎腰前行,遠遠望去,只見稻草不見人,彷彿 一座草山在不停地向前移動。

如果用背夾子背木頭之類的重物,後面則要用 一個長條形的木架子把所背之物擋在背夾子上, 再用繩子綑好。背在背上,右手拿根「T」形的 木棒,那木棒在洪雅又叫「穩子」,其它地方叫 它「丁字拐」,走累了,如果沒有什麼地方可以 歇氣的話,就用「穩子」撐着所背之物,站在地 上休息一陣子再走。高山地區山路崎嶇,坎坷不

平,抬東西也方便,當地農人去賣肥豬兒時,也 是用背夾子將豬兒四腳朝天地綁在上面,背到鄉 鎮場上去賣給屠戶的。那豬兒在背夾子上被繩索 棒,削皮後刨成四方形,頂端微翹,上下固定 綑綁,失去了自由,自然是一路大吼大叫,哼哼 唧唧了。

●羅大佺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峨眉山等旅遊景區悄然興 起了使用背夾子背人的風潮。當地年輕的農人在 背夾子後面綁上一個小木凳,遊客坐在上面,農 人就可以將你背到要去的景點。那價錢,自然要 比坐滑竿便宜一些,而且不用躺着,沿途也好看 風景。這種背遊客的群體,被稱為「高山背二

在天全工作時,查閱茶馬古道相關資料,參觀 茶馬古道博物館,發現千百年來,茶農們背茶葉 去藏族地區貿易時,也是用背夾子背着茶包子, 手裏拿根「穩子」,翻山越嶺,行走在茶馬古道 上的,這説明,背夾子的使用,起碼起源於唐宋 時期。關於背夾子文化,在故鄉洪雅是有的。 「砍柴遇到背夾子」的故事,「背夾子夾老 鼠——脱不了身」,「背夾子甩了——輕鬆得 很」等。當然,有一句關於背夾子的歇後語是不 能隨便用的,那是罵人的地方土語,叫「背夾子 背老母豬——把你瞧見狠了」,有點類似於「狗 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的味道。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 故宫博物院的三位創始人

1925年10月10日,昔日戒備森嚴的紫禁城,第 一次向普通民眾敞開了朱紅的大門。這一天,故 宮博物院宣告成立,一個屬於皇家的禁地,自此 成為了全民族的文化殿堂。這一劃時代的轉變, 並非水到渠成,而是在北洋政局的動盪中,由一 群文化精英以非凡的勇氣和奮力堅守搏來的。回 望百年前那段歲月,有三個名字值得我們在100年 後的今天去銘記:李煜瀛、易培基與馬衡。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並沒有「院長」一職, 最高負責人稱為「理事長」。而首任理事長,便 是李煜瀛也叫李石曾。

他接手的是一個巨大的「燙手山芋」。當時,社 會上面臨的最大壓力與質疑是:「這座輝煌的宮殿 及其裏面的無數珍寶,究竟屬於誰?」來自社會各 界的輿論壓力,以及政界人士態度曖昧的游離,都 讓博物院的籌建工作舉步維艱。然而,正是在這種 巨大的壓力下,李煜瀛帶領團隊在短短一年多的時 間裏,迅速推進了規章制度的制定、文物的清點與 整理,最終確保了故宮的如期開放,其效率與魄 力,至今思之,仍讓人敬佩不已。

這一切的成就,若置於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觀之, 則更顯其不易。熟讀北洋政府歷史的人都知道一個 詞——「轉圈的宮燈」,這個詞形象地描繪了那時 政局的變幻莫測:軍閥混戰、派系傾軋,政府首腦 如走馬燈般頻繁更換。在這樣一個缺乏穩定政策支 持的環境裏,完成如此龐大的文化工程,其難度可 想而知。李煜瀛之所以能成功運籌,關鍵在於他複 雜的身份背景:他既是同盟會的革命元老,又是前 清重臣之子(其父為同治帝師李鴻藻),同時還是 北方文壇與藝術界的領袖。這種跨越政、學、遺老 各界的獨特身份,為他提供了寶貴的人脈與騰挪空 間,讓他能在各派勢力的夾縫中,為故宮博物院的 誕生找到一線生機。

當理事會的使命初步完成,故宮博物院需要一 位正式的院長時,李煜瀛將目光投向了他的好朋 友、好兄弟——易培基。

易培基本身是一位學者,但他並非埋首書齋的 單純學究。他更是一位熱血革命者,曾是孫中山 先生非常信任的同事與晚輩,代表過孫中山與北 洋政府談判,甚至在國民政府早期入閣任職教育 總長,李煜瀛十分看好他,在他的支持下,易培 基通過國民政府任命,成為了故宮博物院名義上 的第一任院長。

然而,這位正史記載的首任院長,命運卻充滿 悲劇色彩。他身上強烈的革命情懷, 使他無法對 時局袖手旁觀。當時北洋政府的腐敗與倒行逆 施,激起了進步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易 培基也毅然走上街頭,參與遊行。此舉導致他遭 到通緝,從一個故宮博物院的院長,變成了流亡 上海的通緝犯。 可以想像,一個龐大的故宮博物院剛剛成立,

百廢待興,亟需主心骨,而它的院長卻不得不遠 走他鄉,不敢在北京露面。這無疑是故宮早期歷 史中一次沉重的打擊。院長的長期缺位,也讓院 内的日常管理與長遠發展,蒙上了一層不確定的 陰影。

就在院長易培基流亡、管理層出現權力真空的 關鍵時刻,一個人物走到了台前,起到了中流砥 柱的作用。他就是馬衡先生。

對於今天的年輕人,馬衡的名字或許有些陌 生,但他是新中國成立後官方任命的第一任故宮 博物院院長,其學術與人格魅力可見一斑。馬衡 的背景十分特殊,他的岳父是當年的上海首富, 家資巨萬。這使得他無需為生計奔波,能將全部 精力投入所熱愛的金石學與傳統文化研究中。他 不僅是收藏大家,更是頂尖的鑒定專家與研究學 者,在學術界聲望卓著。正因如此,他被易培基 看中,成為了故宮博物院創建時的第一批核心管 理者。當易培基出走,群龍無首之際,具體而繁 重的館務——從文物的繼續清點到日常的運營管 理——便落在了馬衡的肩上。他沉穩的學者風範 和卓越的管理能力,在動盪的時局中為故宮提供 了一份難得的穩定。此後,圍繞着誰來正式接替 易培基的職位,院內不免發生了一些人事上的紛 爭與博弈,而馬衡,始終是這其中至關重要的角

色。 歷史的煙雲已然散去,但先驅者不應被遺忘。 李煜瀛的運籌帷幄,易培基的悲情開拓,馬衡的 穩守傳承,共同書寫了故宮博物院最早的創院歷

在那個「宮燈」飛轉、前途未卜的時代,他們 以文化守護者的自覺,頂住壓力,化解紛爭,成 功地將一座封建皇權的象徵,轉型為屬於全體國 民的文化寶庫。他們奠定的,不僅僅是文物保 管、研究與傳播的制度基礎,更是一種「文化為 公」「守護文脈」的精神傳承。



1925年10月15日,清室善後委員會同人攝影。

作者供圖 

■ ■ ⑤歡迎反饋。副刊部電郵:feature@wenweipo.com